

人生阅历珍品系列

幽
默
岁
月
精
华

同俊子 主编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人生阅历珍品系列

幽默岁月精华

同俊子 主编

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人生阅历珍品系列(同俊子)

(京)第 95—321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人生阅历珍品系列/同俊子主编. —北京:中国言实出版社,1996. 2

ISBN 7-80128-009-1

I. 人… I. 同… II. 生活-知识-普及读物 N. Z22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第 01916 号

人生阅历珍品系列
幽默岁月精华

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发行
(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 3 号 邮政编码:100017)

新华书店经销

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96 印张 240 万字
1996 年 3 月第 1 版 199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0—3000

总定价:126.40 元(每套八册 每册 15.80 元)

目 录

傻子的故事

- 生死攸关喝彩声 · 1 ·
- 午夜急邮 · 6 ·
- 一封寄给上帝的信 · 10 ·
- 成语 · 14 ·
- 多余的最后一句话 · 18 ·
- 我最怕讨价还价 · 21 ·
- 对号入座 · 25 ·
- 收藏品 · 28 ·
- 傻子的死刑 · 30 ·
- 栽在一个女人手里 · 33 ·
- 求求你们，别开玩笑 · 38 ·

人性

- 病人与画 · 41 ·
- 艺术精品 · 46 ·
- 患难之交 · 50 ·
- 黄昏 · 55 ·
- 航空英雄之死 · 60 ·
- 心与手 · 66 ·

夫妻之间	跳神 • 125 • 甲突斯台 • 128 • 蓝色十字架 • 131 • 代数学 • 143 • 名气 • 158 •
西蒙斯那狠心的家伙 • 69 • 叶公好龙 • 77 • 来自赌城的电话 • 79 • 最好的书 • 82 • 失败的原因 • 83 •	官场上
两性故事	升级 • 164 • 大脑 • 166 • 要适可而止 • 168 • 截舌术 • 169 • 文艺评论家和部长 • 171 • 狗的遗嘱 • 172 • 今天星期几 • 174 • 胖子和瘦子 • 175 •
生活的经历 • 85 • 午餐 • 91 • 忙碌经纪人的浪漫史 • 98 • 请爱惜男子汉 • 102 • 万幸 • 106 • 远景 • 107 • 男人和女人 • 109 • 有趣的事情 • 112 •	家庭幽默
骗子与钻营者	受贿缘由 • 179 • 我们是怎样过母亲节的 • 181 • 查尔斯 • 186 • 爸爸要老婆 • 191 • 今年将大不相同 • 196 • 路易莎,回家吧 • 200 •
丛林中的孩子 • 115 • 狡黠的机会 • 122 •	

老两口	• 213 •	帽子	• 295 •
姐姐将我团团围住	• 214 •	虎口藏宝	• 299 •
生活幽默		闹佬	• 303 •
		旅行社问讯处	• 319 •
晴朗的夏日	• 218 •	一则新闻	• 321 •
敞开着的窗户	• 222 •	打赌	• 323 •
坐	• 226 •	金胗的公鸡	• 330 •
软式推销术	• 228 •	我的昂贵的腿	• 334 •
商品	• 230 •	绝妙讽刺	
厨房杀人犯	• 233 •		
水管工	• 241 •	罗马货	• 337 •
塔尔博特老爷判案	• 248 •	斧子	• 345 •
主教大人的故事	• 253 •	鲁滨逊“漂流”记	• 347 •
生病的故事	• 255 •	原来是她的孙子	• 352 •
魔术师的报复	• 260 •	美国货	• 353 •
电话	• 263 •	唉！太不关心人了	• 355 •
旅途女伴	• 264 •	喜事	• 357 •
登场	• 267 •	闹气	• 360 •
在天堂的门口	• 268 •	流言蜚语	• 365 •
汽车小偷与失主的通信	• 272 •	厕中成佛	• 371 •
餐馆和玫瑰	• 276 •	追求	• 374 •
在春天里	• 282 •	我想当总统	• 375 •
远航	• 289 •		

傻子的故事

有的人怕爬得太高，有的人怕坐飞机
而我，最怕的是与别人讨价还价

生死攸关喝彩声

[日本] 赤川次郎

谁都有长处。有的人活干得不行，而在宴会上助助兴什么的却十分在行。这无疑就是一大长处。

不过，大竹一郎的长处可不怎么样，倒不如说是短处更好——大竹的声音大得惊人。然而，他年已三十仍单身独居并不是这原因在作祟。他是个不起眼儿的男人。

同事们常埋怨他：“小声点儿好不好？”那时他准会以最大的努力克制住自己，压低嗓门儿讲话，可是旁人听来一点儿变化也没有。

声音大，能唱好歌，也可讨人喜欢，可惜的是大竹生来五音不全。不过他很有自知之明，决不轻易地在别人面前开金口。这，可以说对他自己，对周围的人，对社会都百利而无一害。

“喂，大竹。”差五分午休就要结束时，科长喊了一声。

“在。”

“有话跟你说，跟我来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所以让你来嘛。”

科长有点烦躁。看来不是什么好事——大竹忧郁地紧跟在科长身后。

科长把他带向兼作咖啡厅的休息室。——下午的紧张工作又将开始，同事们三三两两地往回走。

“……你知道你的声音很大吧？”突然听到这样的问话，吓得大竹直眨眼。

“嗯，这我早就……”

“所以想让你办件事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今天，大阪的那位老主顾来了——恐怕他现在是咱厂最重要的买主儿。这会儿正和经理在上面说话呢。”

“噢。”

“到了晚上，当然要在外面招待他了，那时可就要麻烦你啦。”

“这种事我可不行！”大竹慌了，“我最怕招待！”

“知道，小点声！”

大竹的声音在咖啡厅回荡，女招待捂着嘴哧哧直笑。

“不叫你招待。”

“哦。”大竹悬起的心落了下来。

“头痛的是这主儿是个大‘卡拉OK’迷。这儿附近的S店，知道吧。”

“唉，蛮有名的。”

“客人早就想在那儿唱一回，不让去又不好。”

“嗯，有什么不方便的？”

“客人五音不全啊。”

“我也是……”

“别得意，我清楚你厉害。不过要是听了那先生的歌儿，你准会当他是歌剧演员。”

“那么厉害？”

“可不。”

科长心事重重地摇了摇头，“我在大阪领教过一回，害得三天卧床不起。”

大竹惊得目瞪口呆。

“高处唱低，低处唱高，不知怎么搞的，反正他就一直那样唱。”

“原来是这样。”

“不过，听他唱歌也是工作需要，没法子，问题是——其他的顾客。”

“您是说……”

“S店太大，座儿可不可能全包下来。而其他顾客听了那先生的歌又肯定不会鼓掌。这下就不好办了——他要是听不到喝彩声，马上就发火。”

“这可真是不好办。”

“这回就该看你的啦。”

“……？”

“要是有人喝倒彩就更不好收拾啦，他一唱完，你要马上大喊‘再来一个’。”

“喊‘再来一个’？”

“不管你多大声都行，只要能盖过其他人。”

这可是件棘手的差事。——不过，科长下了命令，只好照着办吧。

科长走了。大竹使劲儿喝着杯子里的咖啡。这时，一个姑娘在他面前轻轻落座。圆圆的脸，一双大眼睛闪着迷人的光芒。

“您是……”

“刚才提到的那个五音不全的女儿。”

大竹愣住了，直翻白眼。

大竹还是初次来S店。

店里宽敞堂皇，还有一个漂亮的舞台。他在传声效果最佳的二楼前排坐下。在这儿可以清楚地看到舞台。

他仍犹豫不决。

身为一名公司职员，大喊“再来一个”是责无旁贷的义务，可是……

“我不想再看父亲出丑。他常被别人暗中取笑，这也太可怜了。请您让他尽早明白过来。”

姑娘的心情倒也不难理解。但是，——弄不好饭碗儿就砸啦。

那姑娘坐在离大竹不远的桌子旁，不时朝他这边望一眼。大竹的心情更沉重了。

几个人先先后后唱了歌，其中也有够专业水平的。

大竹看见一个大腹便便、油光满面的壮汉登上舞台。姑娘朝他点了点头。——就是他！

歌声起。真够味儿！忽高忽低、疯疯癫癫的歌声使大竹都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然而，他还在踌躇、犹豫。是丢饭碗儿帮助姑娘还是大叫一声为公司尽职责。

歌声止。静场。

“随它去！”大竹一跺脚，大开嗓门，怒吼三声：“不一害一臊！滚一下一去！世一界一第——臭！”

只见壮汉的脸一下子白了，接着又变得通红，最后“扑通”一声栽倒在台上。

顿时，店内大乱。——那姑娘早已没了踪影。

结局是，大竹不仅没丢掉饭碗儿，科长还请他吃了一顿。因为大竹骂的那名歌手并不是公司的那位老主顾。原来那姑娘偶然听了科长与大竹的谈话，庆幸自己的父亲正好也是个五音不全的“卡拉OK”迷，于是如此这般“麻烦”了大竹一番。

虽说是父女关系，但父亲很是差劲，两人在感情上远隔千山万水。为了搞到父亲的巨额存款，姑娘大眼一转，想出这么一招。

至于那位老主顾，科长眉飞色舞地对大竹说：“这下可好了！先生在台下看见跟自己半斤八两的那人就地玩儿完，吓得出了身冷汗，发誓以后不管多少人喝彩也不唱啦。”

顺便说一句，不久大竹就有了女朋友，听说还是个大富翁的女儿。

五个小帅哥小美女大受特受五

午夜急邮

[英国] 科林·霍华德

一个身材矮小的男子飞快地站在邮筒旁，跟我打招呼说：“哎呀，见到您我真高兴！”

“啊，您好！”我说着停了下来，“您是辛普森吧，是吗？”

辛普森一家是新搬来的街坊，我和我妻子只见过他们一两次。

“是的，我就是！”辛普森回答道。对于我一下子就认出他来，他似乎感到很高兴。“不知您是否能借给我三便士？”我把手伸进口袋里摸了摸。“您瞧，我妻子要我去寄封信，可是我才发现这封信还没有贴邮票。”

“是呀，总是这样。”我同情地说。

“这封信今晚必须寄出——一定要寄出！但是我想在晚上这个时候邮局是不会营业的了，对吗？”

当时已快到十一点，我也认为不会有邮局营业了。

“所以您瞧，我想我只能从自动售票机里买邮票了。”辛普森解释说，对自己的好主意不无得意。“糟糕的是，我身上一个铜子也没有。”

“非常抱歉，我身上也没带钱。”我告诉他，打算就此了结。

“啊，天哪！”他说道。他就是这么说的，我面前这个男人正是那种爱大惊小怪的小个子。

“也许别的什么人——”我提议说。

“可这儿没别的人呀！”

他瞅瞅街那头，我瞧瞧街这头；然后他也瞧瞧街这头，我也瞅瞅街那头，但我们俩都一无所获。

“得啦，没法子！”我说完，准备拔腿就走。辛普森拿着一个没贴邮票的蓝信封站在那里，瞧见他那副可怜相，我实在不忍心扔下他不管。

“这样吧，”我说，“您最好跟我一起去我家——走一两条街就到了——到家里，我想办法给您找您需要的零钱。”

“您可真是太好了！”辛普森热切而真挚地眨巴着眼睛说。

在家里，我们东找西翻，好不容易找到几枚一便士和半便士的硬币。我把这些钱递给辛普森时，他煞有介事地把钱记在小本上就走了。我看着他刚走了十几步，有点举棋不定，又转身向我走来。

“啊，真对不起，又来麻烦您了，”他说，“我们对这里还很陌生——唉，不瞒您说，我真有点晕头转向了，或许您能告诉我到邮局去怎么走吧？”

我费了好大劲，足足花了三分钟给他讲解邮局在哪儿，到后来我也被弄得跟辛普森一样晕头转向了。

可他还是眨巴着眼睛说：“我恐怕——恐怕还不——”

“好吧，我只有陪您走一趟了。”我说。

“哎呀，那您可真是太好了！”他诚心诚意地对我说。

我似乎也感到他此话不假。我领他到了邮局，他往自动售票机里塞了一个便士。硬币落进了机器，咔嗒响了一声，出票口却并没有邮票出来。辛普森望着我，茫然不知所措。

“里面是空的。”我解释说。

“唉！”辛普森叹息道。

我们又试了一次，发现半便士的邮票也没有了。辛普森看到了这一点，心里非常烦躁，把信掉到了人行道上，等他把信拾起来时，看到信封正面沾了一大块泥巴。

“瞧！”他突然恼怒地喊了起来，“信都沾上了泥了！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？”他边说边怨恨地拍打着那个空售票机。

在他看来，我也成了寄信人之一。

“这封信今晚一定要寄出去呀？”我说。
“天哪，当然呀！我妻子再三这样叮嘱的。她说我不能——这是——其实我也不知道这封信这么重要。但是——但是，如果您懂得我的意思，还是把它寄走的好。”

我当然懂，或者说，至少我懂得辛普森太太的意思。

“我懂——啊，我家里还有一本集邮册！”我突然想了起来。

“我们早该想到这点！”辛普森近乎严厉地说。

“快走吧，要不，我们就赶不上邮班了！”我对他说。

我们急快赶回家，幸好赶得紧，因为找集邮册费了不少时间。然后找着了也没用——集邮册里空空如也。

“真气人！”辛普森下了结论。

“真怪！”我说，“我可以发誓原来集邮册里是满满的！”

“我的信又怎么办呢？”辛普森沮丧地问。

“您只好不贴邮票把它寄走算了！”我说，对辛普森的信我开始感到兴味索然。

“啊，我可以那么做吗？”他眼睛一亮，问我。

“您还能怎么做呢？明天上午那位收信的老兄将付双倍的邮资，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了。”

“我可不愿意干那种事！”

“我也不愿意，然而也只好给他添麻烦了。现在您还是快点吧，否则您就误了末次邮班了。”

听到我的提醒，辛普森慌了起来，快步出门向街那头跑去。

“喂，朝这头走！”我在他后面大声吼叫。

“真抱歉，”他气喘吁吁地跑了回来，“我——我大概又把路给忘了。”

我没有再跟他多费口舌，紧紧地抓起他的胳膊，一直把他拉到邮局，我知道这样做最终倒会节省时间。我们刚好赶上了午夜的收信时间。辛普森把他的信寄了，然后为了稳妥起见，我又送他回家。

“我非常、非常地感谢您，真的。”他站在台阶上异常真诚地说，“我——我真不知道没有您我会怎么样。那封信——那只是请人来吃饭，是请——啊，我的天哪！”

“嗨，怎么啦？”

“没什么，我只是想起了一件事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但是他没有回答我。他两眼直瞪瞪地望着我，像条翻白眼的金鱼，然后急忙说了声“再见！”就匆匆进门去了。

回家的路上，我一直疑惑不解：辛普森到底想起了什么呢？

第二天上午，我收到一封信，蓝信封，正面上有一大块泥巴，邮差让我付了六个便士，我明白了辛普森到底想起了什么。

一封寄给上帝的信

[墨西哥] 格雷戈里奥·洛佩兹

在谷地的一座小山包上，住着一户人家。

站在山顶上，能望见山脚下的小河，望见畜栏边上那块玉米地。玉米在扬花结苞，地里间种的豌豆也花开正茂——这可是庄稼人朝思夕盼的丰收前景呵！

这个时候，地里最需要的莫过于水了，下一场大雨该多好呀；不然，下小阵雨也能给庄稼解解渴。莱恩科大叔心疼庄稼，这天他整个早上都搁下活不干，专门仔细地观察东北方向天空上云彩的变化。

“老婆子，我看这场雨可真的下定了。”

老婆子在忙着做饭，附和着说：

“是要下雨了，真是上帝赐的福。”

大一点的孩子在地里干活，小一点的小孩在屋边玩耍。莱恩科大婶直起嗓子把他们喊来：

“吃饭喽……”

不出莱恩科大叔所料，当一家人正在吃饭的时候，天上的乌云像一座座巨大的山峰，滚动翻腾，从东北方向迅速涌来，越来越近。雨，大滴大滴地下起来了，空气也变得湿润凉爽了。

莱恩科大叔跑出屋外，跑到畜栏里，似乎要找点什么东西。其实，他什么也没找，而是想淋个痛快，使心里更加舒畅。他

返回屋里，大声说道：

“老天爷给咱们下的不是雨，是一块块新钱币，大的十分，小的五分咧……”

莱恩科大叔心花怒放。他出神地凝望着笼罩在雨幕中的秆粗苞肥的玉米和万千朵豌豆花，脸上显出了惬意的神情……

突然，狂风骤起，大块大块的冰雹夹杂着雨点从天空中倾泻下来。晶莹光洁的冰雹纷纷落下，这倒真的像天降钱币了。孩子们一窝蜂从屋里跑出去，冒着雨捡拾那些晶亮得像珍珠似的冰雹。

“哎呀，糟糕！”莱恩科大叔望着漫天冰雹，像挨了重重的一拳，立刻惊叫起来，“这冰雹不能再下了！”

然而，冰雹仍下个不停。它整整地下了一个小时，把屋顶，菜园，山坡，田地都盖满了。整个山谷一片茫然的，仿佛铺上了一层厚厚的白盐。树木被打成光秃秃的，一张叶子都不剩；地里的玉米全给糟蹋了，豌豆花七零八落。莱恩科大叔伤心透了。冰雹过去后，他站在他那块玉米地里，对着孩子们唉声叹气地说：

“如果遭的是蝗灾，也不至于落到这个地步……这冰雹打得庄稼一棵不留！今年，我们连一颗玉米、一颗豆子也收不到了……”

黑夜降临了，这是个多么令人忧伤的夜晚。

“累死累活，颗粒无收！”

“没有哪一个人能帮咱们的忙！”

“今年就等着挨饿了……”

在这间处于谷地深处的孤零零的屋子里，人们心中只剩下唯一的希望：上帝救救我。

“庄稼看来是没有指望了，不过，咱们也不必太难过。别忘